

特区成人教育探索

深圳大学成人教育部编

四川科学技术出版社

1988年·成都

前 言

深圳大学成人教育部于1983年11月2日成立，距今已四半了。在这期间，我们在校长领导下，在市政府和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本着深圳人开拓、创新、献身的精神和我们“自立、团结、求实、创新”校风，发挥深圳经济特区成人教育的“窗口”、“试验场”和“两个扇面的枢纽”作用。写出了一批论文和工作报告，其中大部分已在国内成人教育刊物、研讨会和我校学报、年报上发表，现将其汇编成册，供有兴趣于共同探讨中国成人教育的同仁们指正和参考。

深圳大学成人教育部

主任：廖远耿

1988年5月13日

(261) 年表..... 秦孝恭, 杨国恩, 郑欢道

友对位海所部最黄花总长权国会——

(281) 年表..... 周干野, 郭强, 傅养新, 郑欢道

(301) 年表..... 郑欢道, 傅养新, 傅养新, 傅养新

目 录

为建设新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 罗征启 (1)

关于深圳大学管理体制改革的调查报告

..... 民盟中央秘书长办公室 (17)

论新技术革命与成人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问题

..... 廖远耿 (24)

试论深圳经济特区成人高等教育..... 廖远耿 (36)

论普通高校成人教育管理体制的改革问题..... 廖远耿 (43)

论外向型经济管理干部的培训问题..... 廖远耿 (53)

论干部教育工作改革问题..... 廖远耿 (68)

努力发展外向型成人教育..... 郑欢道 (77)

特区成人教育应实行“入口宽, 出口严”

的原则..... 郑欢道 (89)

试论特区岗位培训..... 郑欢道 (98)

试论教师职业道德..... 郑欢道 (113)

试论校长负责制..... 郑欢道 (126)

开拓的三年..... 廖远耿 (140)

——深圳大学成人教育部成立三周年的回顾

成人教育部工作报告..... 廖远耿 (147)

勇于改革, 培养现代化素质高级人才..... 廖远耿 (152)

——深圳大学干部专修科办学体会

深圳办班，特区调研，香港考察……………廖远耿（155）

——全国对外经济贸易培训班的模式

内联外引，培养外向型经济管理干部……………廖远耿（159）

论新技术革命与成人教育……………廖远耿（166）

目 录

(1)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1)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2)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3)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4)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5)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6)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7)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气口出，虎口入” 香港教育界人士热议

(18)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19)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20)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21)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22)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23)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24) 廖远耿……《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在新技术革命中成人教育的发展》

为建设新型的中国的 社会主义大学而奋斗

——在周末党校的讲话

罗征启

同志们，我今天向大家汇报一下党委学习十三大文件的一些体会。

党的十三大已经开过了，开得很成功，国内外、党内外都非常高兴。我们处在开放改革第一线的深圳大学师生、深圳大学的共产党员，更是兴高采烈。对照紫阳同志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来检查、总结我们的工作，我们满怀信心地说，我们这四年的实践，大方向是符合十三大的精神的。在这四年多的实践当中，我们是甜酸苦辣都尝过了，褒贬扬抑也都听过了；一个小小的深圳大学竟然引起了社会上各阶层的广泛注意，这是我们自己以前没有想到的，没有估计到的。现在十三大开过了，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一下我们的工作，认真地回顾一下我们所走过的道路，更应该把握准我们前进的方向。我想说几个问题：

一、建设一个新型的中国的社会主义的深圳大学。这个目标是符合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

紫阳同志的报告，关于基本路线，关于我们所处的历史阶段的问题，讲得很清楚，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的实践，是我们党付出很多的、很大的代价后才得到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的一些文件当中对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问题已陆续提出来、陆续得到发展了，但是过去在思想认识上不能够象今天这样完全统一。十三大把这个基本理论、基本路线提出来以后，党内外思想是空前一致，大家都很高兴。这个基本路线包括两点含义：一点是社会主义的，第二点是初级阶段。根据这两点含义讲到了左和右的两个方面错误倾向的认识根源。然后特别指出这个理论不是一般地，而是特指现在中国所处的阶段。我们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基础上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现在生产力很落后，我们的商品生产不发达，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再接下去讲了六条基本方针，然后再讲基本线路：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坚持的基本路线。这一段的最后讲两种倾向：左和右的倾向，反对自由化，反对僵化，而且讲了初级阶段中僵化是我们主要应该注意的。这样，从理论到实际把过去的许多问题都解决了。所以，我们学习十三大的报告，在基本理论、基本路线这一点上，大家反映收获是很大的，那么，用这个初级阶段的基本理论来检查我们学校四年来的实践，我想有这样几点是值得认真回顾和总结。

第一，我们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学。我们坚持的是社会主义方向，坚持的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没有迷失方向。我们没有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不是以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模式来要求我们自己的，我们没有搞所谓的“全盘西化”，或者是全盘的什么化。我们根据特区的具

体情况，建设我们的学校，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在勤俭办校这点上，还做得不够，但是整个来讲，我们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领导的。

第二，我们的目标是要建设一个新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我们并没有提出来要成为第一流的大学，一定要成为重点大学。我们是要成为新型的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大学。

“中国式”是相对于外国来讲的，“新型的”是指我们要改革，要把一些不适合特区情况的弊端改掉。我们学校并没有拿清华、北大等重点学校作为我们的一个模式，作为我们争取的目标，这些重点学校、老大哥大学，他们有他们的任务，我们有我们的任务，我们担负的是为特区培养人才，我们要走的是在特区探索一条建设新型社会主义大学的路子。所以，我们学校一直强调社会实践，强调要以应用为主，我们学校提出的具体奋斗目标是争取学风，环境，效益三个方面的第一流，并不是争取整个学校的第一流。当然我们也说过，我们也不甘心于做第二、三流的学校，但是近期中期的目标是合适的。

第三，我们较早已注意到现处的社会主义阶段，要发展商品生产。大家还记得万里同志在1985年初曾经到我们学校来过，当时他就提出商品生产的问题，他说我们现在一切，从思想观念到生活方式上都要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如果你不能适应的话，你将来要被商品生产冲垮。他这个意见是很正确的，当时我们还请了经济系主任作辅导报告，专门讲商品经济发展的问题，明确了我们学校培养的学生，要具备这方面的能力和观念，所以我们提出来，我们学校要贯彻、要推行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方针。为什么讲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方针呢？这个主要指的是我们没有用大锅饭、铁饭碗

这种被歪曲了的社会主义来教育青年、教育学生，而是提出来要各尽所能，按劳取酬，承认差别，鼓励竞争。我们是要用这样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来教育学生。我们的学生已开始走向社会，通过我们学生初步得到的社会反馈的信息看，在教育学生适应社会主义社会这点上，还是比较成功的。

第四，我们没有脱离现实去搞所谓共产主义理想，我们这个共产主义理想是实实在在的，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当中建立的理想，我们强调这个理想要建立在自立的基础上。自立是在按劳取酬的基础上的自立，是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劳动去争取自立。我们强调学生在学校要求学，将来走向社会要求职，学校内有竞争，有辞退，事实证明在自立的基础上，在真正社会主义的环境下面，这种共产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的思想风格才能够真正得到健康成长。所以我们在帮助一些困难的同学方面，这种共产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如在帮助受伤的同学，教师、学生一个上午就捐几千块钱。我们的学生还出现了有许多人愿意到条件更差的地方去的好现象，找有开拓性、有挑战性的工作做，而不是坐等现成的，满足于高工资。最近陆续有相当一批学生找学校，找我，要求去海南，要求去建设海南，要求去做开拓者。他们说：特区、深圳大学教育了我们，但我们到底还不是特区的第一批开拓者。有的同学说：现在海南还是正在困难的时候，还是需要开辟的时候，我们愿意去。有些同志担心搞自立搞按劳取酬就会削弱了共产主义理想，这个是不对的，有了按劳取酬，才可以提高生产力，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才可以有真正共产主义的产生；只有有了按劳取酬，才可以在此基础上出现共产主义的风格和理想。

我想对我们来讲，以上四个方面都是值得我们认真考虑

的。我们学习紫阳同志的报告。看一看我们学校 in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理论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实践方面，我们有哪些还不够，希望同志们认真地学习一下，认真地把我们不足的地方提出来。学校党委准备进一步研究。但是总体来讲，这个报告使我们豁然开朗了，使我们变得更自觉些，更加充满了信心，我们深大的师生，深大的共产党员，决心按报告中讲的，在“全民奋起，艰苦创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阶段”，贡献我们自己的力量，这是我想说的第一个问题。

二、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深化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这是我们四年来改革创新成败的关键。

在紫阳同志报告中间关于政治体制改革这一段中，我们感到非常亲切。我们感觉最深的是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是实行党政分开。报告中讲了长期以来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问题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而且指出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关键。这几年来，我们的做法与十三大精神是相符的，并且正在不断地深化。虽然今年以来社会上有一些误解，甚至有一些不切实的说法，但是我们仍坚持下来，仍按照这个方向去做。我们觉得要改革，首先就要提高我们党的威信，使我们党在社会生活中真正起作用，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形象得到改善，所以我们一直认为一个是体制上要调整过来，要党员用自己的模范作用来团结带动全体师生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其次把党内的一些不正之风，报告中讲的一些腐败的东西，包括我们党的一些特权，要清除掉。我们学校在这两点上，一个是在恢复党的优良传统上，一个是在抵制党内存在的一些不好的东西上面，一直是努力坚持在做的。我们把一些诸如

党的干部可以减免工作量，党的活动可以占用工作时间等不合理的东西，属于特权的东西取消掉。对照十三大的文件，我们党员在各条战线上，各个岗位上都在起着模范作用，当然还有党员有不好的情况，但总体来讲，深大的党员是按照党委的要求来做的。大家是很辛苦的。我们确实有许多党员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党的组织确实是一个大学校，是每个党员都在不断学习提高的大学校。我们学习紫阳同志的报告，可以很高兴地向党中央报告：中央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我们已经基本做到、或者正在做。我们自己这四年多的实践证明中央的报告是很符合实际情况的，是应该而且可以做到的。

第二个方面，是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有几点需要特别明确。首先一点是要克服形式主义，讲求实效。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我们这些年来，形式主义非常猖狂，而且非常顽固，什么东西不看实质，不看内容，不看真正实际的结果，而看形式。比如说：五、六月份上级派一同志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了半天的调查，找了一些人座谈，然后回去就写了一个报告，在报告中说深大建校很有成绩，很好。但是专职政工干部太少了，是否可以没有政治辅导员？有的领导在旁边批示说“问得好！”我觉得问得不好。要问，应问做得好不好，我觉得要看这一点。最后她说找了一些学生，其中有党员学生座谈，谈到反对自由化的问题，说这些学生都不关心，讲到勤工俭学，学生却眉飞色舞。当时我在场，我觉得学生回答很得体，也很实际。她问学生对反对自由化怎么看？怎么看，是没法回答的。她又问了一下，方励之的报告你们能不能看到？学生中间党员回答说：看了，阅览室里有，我们可以看到。她再问你们对方励之报告怎么看？我们学生

回答说：“他不是每一句话都错”。这话本来是对的，每句话都错还了得，这根本不可能，学生回答的这句话被认为是不行了。然后又问他们看了批评的文章没有，我们学生说看得不多，都空空洞洞，没什么意思，我记得是以前的团委书记谭玉林同志在那里，他说陈浚生的文章好，其它的说服力不太强，就没有看。这样一个情况，怎么能够得出个结论，说一谈到反自由化学生脸上就出现了与勤工俭学完全不同的表情？我觉得不能这么讲，这完全是从形式上看。包括我们上次开党代会，从唱国际歌开始，一直到结束，整个用了八十三分钟，后来就有一个通报上讲，党的代表大会是非常严肃的，在会上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要讨论大政方针，不能草率行事，但是深大的党代会只开了不到一个半小时。后面没有再讲了，但意思是很清楚的。后来市里没有把这个文件下发，拿来给我看，我就问市组织部门，市里是什么意见？如果市里同意这个意见的话，那我再把代表召集起来，再补两个小时。市组织部的同志说：市里是支持你们的。周鼎同志参加你们的会，他回去讲你们的会开得好，很简短。那天周鼎同志只讲了八分钟，他说：“我都不敢多讲啦，他们这个会开得很简炼，很好。”我觉得有些领导同志是很实事求是的，但是有些同志只看形式方面，不看实效。我觉得这点也很值得我们思考。

我们社科基础部，把政治理论课做了一些改进，其中的一条把原来的必修课改为限制性的选修课，或者有人称为“选择性的必修”，反正一回事。但是这个在反自由化时也被在大会上点了。我们第一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放在我们实际课程当中去，所以你选那一门课都可以学到基本的东西。比如说，无论原来的党史课，还是后来改成的革命

史，无非是解决两个观点；一个观点是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再一个是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两个观点不一定要通过党史，也不一定要通过革命史，在其他许多方面都可以解决这两个问题，那么我们就把它做些改动。主要看效果。现在的政治课自从改了之后听课率就正常化了，就和以前大不相同了。我们是第五个学期开始改的。前四个学期，每到期中检查教学质量的时候，教务处都告诉我，政治课旷课率很大，但第五个学期我们改之后，又过了四个学期整个效果是可以的，这些都不是从形式上看，而是从实际效果上看，这是一点。

第二点就是要正视现实。报告中讲了，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封闭的状况，禁止人们去接触形形色色的思潮，更不能回避人民在建设和改革中产生的种种思想认识问题，这就需要抛弃空洞乏味的党八股，用群众切身的体验，和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的思想深入人心。我觉得这点是讲得很清楚的。应该让年轻人、让群众在实践中对比地认识真理。这点我们学校四年中也基本是这样坚持的。我们地处特区，不让人们接触种种思潮，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学校在这方面一直是开放的，让大家接触，让大家在实践中自己去对比。

第三点就是党在建设上要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这一点对我们启发教育是很深的，我们学校是一直在想探索这样一条新的路子。在思想政治工作上面，我们还在探索，我们知道，现在不搞政治运动了。那么思想政治工作应怎样做呢？既不能搞政治运动，又不能搞形式主义、党八股。我们不能不做，也不能重复以前被认为是行文无效的，或者有起反作用的形式主义的东西，但是怎么

样做？这一直是一个新课题，我们现在应该说做得还不够好，但我们是在探索，一直在研究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能不能走出一条新路子。

在这里，我想回答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深大是不是淡化党的领导。今年初，反自由化刚开始时，在省里我被点名批评了，说深大淡化党的领导，这是错误的，以后不许再搞。我想说一下，第一，淡化党的领导是我们从来没有提过的，更不是这样做的。和这个问题有关的，是在一次新华社两个记者访问我的时候，我与他们讲了，我们学校机构是精简的，我们只设一个党办，而宣传部、组织部、统战部都取消了。讲了这个以后，他在新华社的大参考上发表了一个报道，用了“淡化”一词，但不是说淡化党的领导，而是说淡化党的机构。这份东西去年九月份出来。到十月底，我到北京开会时，有的同志跟我讲，北京有传说你提出“淡化”党的领导。我说怎么会呢？他说不知道。我担心“淡化”党的领导将来可能要加在我们头上，所以，在一次会上我强调过“淡化党的机构，深化党的领导”的问题。后来几个机构查我的录音，查我报告的稿子，查出了“淡化党的机构才能深化党的领导”这句话，可是有人却把中间“党的机构才能深化”给去掉了，变成“淡化党的领导”，就是这么编造出来的。

第一不是我们讲的，第二我们实际上是不是这么做的呢？也不是。我们深大的共产党员心里是明白的，我们这么辛苦，我们搞了这么多年，我们党的队伍已壮大到六百多人了，怎么是淡化呢？我到上海去，上海市委书记跟我讲：老罗，你们在展览上如果是有你出现的话，你一定要说明是“深圳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我问为什么呢？他说：这里

说深圳大学取消党委，淡化党的领导。原来有这么回事，是陈树柏，陈济棠的儿子，他讲中国实验大学要取消党委，他说不设党委。香港《文汇报》就在大标题上讲：不设党委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创造，小标题是中国实验大学不设党委。这个报导是有“深圳”两字，深圳中国实验大学，结果误加在深圳大学头上。所以，外面在所谓淡化党的领导方面有些误解，我想这没什么关系，误解督促我们再好好想想。我们党员可以再检查一下，我们学校在哪些方面对于深化党的领导，深化党的领导制度的改革上，还有哪些方面做得不够。请提出来，帮助改进。

第二个问题就是不设政治辅导员。我们的专职政工干部很少，几乎就没有！而且没设政治辅导员。我想，这个问题上，也是被点名批评的。我想说明：第一，不设政治辅导员，这在我们来到广东深圳筹建深大之初，经过省委、市委同意试行的，我们组织上是没有问题的；第二，实际上，我们有大量在起政治辅导员作用的骨干、教师和学生，但是大家都是兼职的，我们的学生也没有脱产、半脱产，但实际上都在起这个作用。两年以前，学生还没有这么多的时候，我们计算过，真正类似内地辅导员作用的学生骨干至少有三百人，如果这样看，当时我们的比例比许多学校都大，只是这些老师和学生都是不脱产的，照样读书，照样教书，在这个问题上，一个是有人在工作，另一个是有实际效果。也有的同志说你没有政治辅导员，所以你的学生上街了。有少数学生上街反对我校关于增加收费的规定，这是事实，我们工作还有失误的地方，但并不是没有政治辅导员所致。那时，我们有许多老师和学生骨干在做疏导工作，在起政治辅导员的作用。许多有学生上街的学校不都是有政治辅导员吗？所

以，我觉得在政治辅导员上也要看实际，党委研究这个问题，还是认为应该坚持进行这个实验。后来，王屏山同志在省里的会上明确讲了两点，一个是深大不设辅导员，当时省委、市委，包括他本人在内都是研究过的。别的学校没有同意过，深大是同意过的；第二点他在1986年元旦在我校住了一段时间作了个调查，然后回去给我们写了一封信，他信上对这些东西都比较肯定，但是他也提出了一点意见，包括我们的思想工作，他是肯定我们的实验的，他也在省里的会上再次明确地说那年他写的那封信他仍然认账，而且观点未变。

第三，就是我这个校长还兼党委书记的问题，有人说党政分开，那你又为什么搞兼职？这个问题，我是这样看的，我也和领导上正式地谈过这个问题，第一个是从我们这四年的实践来看，一个新建的学校，党政兼着，由行政干部兼任党委书记，我认为是提高效率，减少矛盾的一个有效办法，除了辛苦一点外，我觉得其它还是比较好的。这样说，并不是我真正的想兼。不是这样。群众选我当党委书记我就当，不选我就不当，别人也可以当，我们兼职与党政不分是两回事。我们学校的党、政是分开的。不仅这样，还有另外第三条线即教授会。我们学校实行党委治党、校长治校、教授治学三条线。最近我到上海去，市委领导告诉我，中央通知他们以后市委领导可以有这样几种形式：一种是市长与书记分任；另一种是市长兼书记；还有一种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兼书记，我觉得中央也在研究这个问题。如果说不能兼，那么，十三大报告中，今后各级党委不再设立不在政府任职，但又分管政府工作的专职书记、常委这句话又怎么理解？我觉得这句话至少应理解为是可以兼职的。我以前向来得早的党员说过：我觉得基层党组织不应该有这种专职做党的工作的干部，如

果还在学校里占着编制，如果说是专职作党的工作，不再兼学校教学或行政工作的话，那他不应该拿行政工资，他应从党费里拿工资。各位党员同意不同意？所以我想就这个问题向党员同志们汇报一下，我不是一定要兼的，听从党的决定，如果目前问我，就四年的实践，我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大家累一点，不只是我，党员、党委委员都累一点外，别的我觉得没有什么坏处。这是我想说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不断改善党的领导制度，深化党对学校工作的领导，是四年来我们实践的成败的关键。

三、要高速、高质量建设好深圳大学，唯一出路，就是改革开放。

这次十三大强调改革是唯一出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不可逆转。我觉得讲的份量是非常重的。而且讲必须进行全面的改革，社会主义是在改革中前进的社会，在初级阶段，特别是在当前时期，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体制严重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更成为迫切的历史要求，改革是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自我完善，推进一切工作的动力。我想讲这么几点体会。

第一、我们一起想一想，是什么把我们吸引到这里来的？我觉得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说，是改革，开放。我们深大师生员工都有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我校师生都是支持改革的。去年12月14日在服务厅里，半夜里我和邹尔康同志与学生对话，学生在那么激动的场合下站起来发言，他们的第一句话都是说学校改革我们是赞成的，改革的方向我们是支持的，但是，收费这一点我们受不了，太厉害了一点。他们都是支持改革的。我们的教师职工中间也是这样的。大家都有

很多意见，不是不要改，而是怎样改得更好，怎样把学校搞得更好一点，我们很多人到深圳来到深大来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还能干点事，我们都是为了干事，是要改革的。

第二，没有改革、创新，没有特点，深大就不如不办，特区就不如不建。改革不是一时的方针，而是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红线，也就是说改革是自我完善，这点我们学校也处在一个显要的地位。我们地处特区，我们学校没有特点的话，如果不改革创新的话，我们学校就没有出路了。我们拿这笔钱找内地学校代培，比现在维持这个学校运转还要便宜，这是真的。所以办校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特点。

第三，我们学校一直在讲要办就办一个新的，不要把老的拿来再改革，所以我们提出来改革创新，以此来带动日常工作，我觉得这也是符合十三大的精神的。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没有搬一点内地的东西，有些还是搬来了，有些是没有办法，有些是我们注意的不够，但总体来说，我们是这样要求自己的。我们的工作与创新，改革中不是没有缺点的，也不会没有失误和困难，但是，我们都明确：不改革就是最大的缺点，就会导致更大的失败，就会遇到更大的困难。改革是有风浪的，但不改革风浪更大，只是你一时还未觉悟、感觉到，所以我要求省市领导允许我们做改革的探索实践，允许我们在实践中出现问题，并允许我们改正错误，继续我们的实践。

四、集中力量建设好学校，为在深圳特区发展生产力做出贡献。

十三大报告在这点上非常明确提出了。在六条方针里，第一条讲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任